



紫芝園漫筆

卷之一

服部文庫  
イ17  
54  
1





紫園漫筆



信陽太宰純德夫著

信陽太宰純德夫著

語琴張原思二子所記也何以知之孔門諸子例稱字  
亦有以子稱者唯宰曰憲向耻兩處直稱名可見二子  
所自記非他人之筆也然以全書觀之蓋前十篇琴張  
子才性乃可怪子謂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豈其然乎  
三省猶言三讓三復三者詳辭不冗泥三次之數朱子  
以爲三事曾子所省偶止三事耳若四事則將曰四省  
邾



道千乘之國此乃堯舜師天下之道千乘且小言也程  
子謂此言至淺豈知言者哉

敬事而信敬猶重也敬事者號令不苟也信不渝也不  
敬事則信不保思信故敬事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敬事之謂也易曰渙汗其大號  
言信也所謂令行禁止非敬事而信未有能尔者也揚  
中左謂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此特就人主心上  
而言故曰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迂哉嗟夫主一無適之  
訓自程子唱之滔々不知其非則中左之徒語此章何足論  
賢賢好德也且色者色不足悅其心也好德忘色學之

本也人而如斯猶自言曰未嘗學慎之至也可不謂之  
學矣乎是才充乃恐其流之弊至於廢學何哉三年無  
父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聖人之言至矣盡矣尹游之徒  
尚何議焉

何以患不知人昏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堯舜之治始於  
知人終於安民然安民亦在知人不知人無以安民故君  
子患不知人也

五十而知天命知道之不行也孔子他日言之道之將  
行豈命也道之將廢與命也古者四十始仕五十命為  
大夫服官政故五十君子方行道之時也孔子少學五



十而無所其道然後知天命之無奈何也朱註天命  
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  
也此其所謂天理者孔子五十而知之不亦晚乎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言無違於禮也孝經云非先  
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  
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  
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  
能守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夫卿大夫者人臣之貴位  
非士民比故其孝在遵守禮法為國柱石保家守宗廟  
君子教人每視其人品懿子大夫也故告之以大夫之

孝也朱子云無違謂不背於理不見下文所語樊遲生  
死葬祭以禮之言耳程子云告懿子告衆人者也亦未  
深考耳

君子不器君子大人之美號也不器用不利也

學直錯諸柱錯與措同置也諸之也言舉直者置之於  
柱者之上也舉枉錯諸直亦然自舊註視諸字如棄因  
以諸為衆義朱子從之不知錯者即錯其所舉者也禮  
記曰舉而錯之易云舉而錯之天下之民古辭乃尔此  
殆不然乎至於告樊遲則曰舉直錯諸柱能使枉者直  
此言化道也子夏親之但曰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



仁者遠矣亦未始言屏棄不仁者其義尤可見矣大  
匠錯與棄自有分別錯猶言束之高閣也如刑錯不用  
弗能弗措之類是也棄猶言委之糞壤也如棄而違  
之不棄故蓋之類是也解論語者謂錯為棄義豈不  
謬哉故舊註亦有不可盡信者焉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者天也天動物也其心至神至  
妙非人心常理之所能測也故聖人畏天朱子謂天即  
理也理死物也如朱子可謂不知天也理學之害大矣哉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歐陽公云聖人之教  
人性非所先嘗得此章旨可謂知言矣公之識見非伊

洛諸子之所及也

雍也何以可使南面家語稱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  
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雍之行也在貧如客簡也  
使臣如借寬也曰簡曰寬是乃君人之道也書曰臨下以  
簡御衆以寬舜也仲弓有是德故曰雍也可使南面仲  
弓因問子桑伯子子桑伯子好簡仲弓平日慕之故以  
此為問而夫子亦與其簡則仲弓德行所以宜而面其  
在斯乎簡之用大矣哉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乃政之要仁之術也知之  
者士大夫以上之事民則不得知之特由是道而行耳



所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是陶唐  
之台也。若使民知之，則生厲階矣。程子曰：設教非不  
欲人家喻而戶曉也。若然者，將舉天下之民責之以  
君子之事也。聖人豈欲之哉？且此章非言教也。程子誤。  
字曰：此琴張因記此章，非他日所聞夫子之言。與此章  
相發者而錄之也。吳才老以為弟子記之，即令因子季  
路之高年而秉筆，安敢名其友哉？可謂謬矣。

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此子貢以所其疑，向於  
夫子也。朱註以為設二端以向是也。何以知其為疑，向於  
諸字，觀之也。凡諸字在句中則訓之，乃有所措之辭，如示

諸斯、爾諸夫子、有諸已、求諸人之類，在句末疑辭，如有  
諸、其舍諸、其猶病諸之類，及此所云惟其諸居諸、語辭  
並無意義也。然在句末雖為疑辭，其實亦皆有所指，仍  
合之字之意。故句末有諸字，則上字必活。如有舍病藏  
活可見矣。今人或概為語辭，非是。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子路好勇  
如此者，可謂善用其勇矣。不恃不求，何用不藏，且與叔  
云貪與富交，疆者必收，弱者必求，斯言信然。詩無常義，  
唯其所取，古人以為義之府，豈不然乎？故膠柱鼓瑟者，  
皆未足與言詩。觀於子貢子夏之言，詩可見矣。逸詩云：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子之說詩如此可以為法然其義則不知其何謂爾朱註以為仁遠乎哉之意得非身質言語乎此謂私造規矩以正天下之器

惟酒無量見孔子之善飲矣夫酒所以合歡固不可為之量且人之氣體無常或少飲即醉或多飲亦不醉誠如淳于髡之宦程子謂但浹洽而已予謂浹洽亦隨其人之量不同也

不撤薑食孔子所嗜故必食之也朱子謂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然則不通神明去穢惡者聖人決不食之乎食物萬品其通神明去穢惡者除薑外幾何

不多食法言孔子節食也朱子謂適可而止無貪心也則以為不多食薑歟此句偶在不撤薑食下耳

廐焚馬在廐人所救故不必問惟恐人為救馬而傷焉故問之也朱子云貴人賤馬理當如此可謂鑿矣

君賜生必畜之留而養之長君之惠也朱子以為仁君之惠非也

迅雷或為災或為震風烈亦壞室屋時或傷人皆不測之殍不可不慎故改容以待

君子之志在行道行道以人才為先是故孔子達在上



則育英才於國，所以立功於當時也。窮在下則育英才於野，所以傳業於來世也。故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君子臬之。孔子雖不遇時，然集一時俊士於門下而教育之，多至三千，秀至七十，彬彬乎盛哉。其臬可知矣。及其有先夫子死如顏淵、子路廢而不用如伯牛者，也不徒其死若廢之為可哀痛，因以知天命之已於我，故於顏淵則曰噫天喪予於子路則曰噫天祝予於伯牛則曰命矣夫。其哀痛為何如哉。乃至獲麟然後見天命之窮於斯矣。春秋豈得不作哉。或問論語於諸子字之而字曰與憲，向直書名，故吾子

斷為琴張<sup>原</sup>二子所記，良有以也。然則宰予畫寢與來也，為之聚斂，何以名之。豈知此二章非二子所自記乎。曰詳其文體，此二章非二子所自記也。意者，是二子實獲罪於夫子，故記者恐而名之，亦猶春秋名有罪者也。蓋所以尊夫子而宣其威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子何不曰見賓承祭，而必曰大賓大祭。夫德莫大乎仁，非大無以成仁德。而見大賓者，事不煩也。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也。如承大祭者，事不擾亂也。所謂如烹小鮮也。仁者每用心於大處，不為小事所累，故其見於事者如此。然非如何以得民心，必



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後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此仁之極力也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斯之謂也朱子解上二句以為敬以持己而專以心法為說與佛氏之見何異悲夫

民無信不立信字即上文使民信之矣之信謂號令不再也不立以政言朱註解此句但論心法非也未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尤非也夫政者出於上之人君子發政豈期民之信於我乎必使號令一出不易則蠢愚者信而不復疑狡黠者畏而不敢犯政之所以立也民尚不信我法則政不立而亂矣

哀公問於有若朱註稱有若者君臣之詞今按蘇語有若字子有檀弓蓋子非君臣之詞而皆稱有若未有稱字者焉蓋是子以名行也不然哀公問社於宰我何獨稱字哉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至哉有子之言後世富國之術何出乎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居  
民之無倦即詩所謂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如朱子云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是全以心法言非夫子之旨也行之以忠者視國事如家事也朱子云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此則似矣然亦非夫子之言也夫子



張向以孔子退言為政者居位執事當如也初不以心術言之朱子以忠字屬心術遂解全文如此噫忠固在心然孔子云行之以忠則仍以行事言之豈徒然思忠而已哉至於存心之說則理學家之常談雖無替之言而要非此章之本旨也

愛人知人仁者之事而其極功也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惟此二事是迺堯舜之所以治天下也愛人以其各得其所知人欲其各竭其才然而固不治者未之有也夫聖人之德莫大乎仁聖人之道所以行仁也仁者何愛人愛人則必有其政苟有愛人之心而無愛人之政則人不

被其澤愛人之云乎哉是故聖人愛人則必有愛人之政然愛人之政行人而行得人在知人故知莫大乎知人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如堯之舉舜之命九官湯之用伊尹高宗之相傳說文王之師太公武王之有亂臣十人皆所謂為天下得人也聖人言約而旨博雖以樊遲之親炙而習得之且未達其義故夫子重告之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人有直有枉直如汲黯者不難知惟有似而非者斯難知枉者尤難知君子既知直又知枉是難知人然後舉直者而錯之於枉者之上則枉者化之行也且直莫能能使枉者直所謂愛人為仁者如是若

枉下同



夫舉一而論置衆柱豈愛人之道哉故子夏釋之  
惟言完舉臯陶湯拳伊尹而不仁者皆遠但解一舉字  
而錯在其中矣朱子之何其謬也自古註爾也是故君  
吳大乎知人知人莫先乎知賢能知賢而舉之則天下且  
不足治又何患不肖者哉

道者何曰仁仁難知難能何以知其方曰朋友講習何  
以會朋友曰文文者何曰六經文之用大矣哉

先之勞之二之字皆指民先之即後章所謂其身在  
不令而行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勞之猶言死之地  
書云君子所其無逸勞之之謂也子路問政孔子之言

盡之也其諸益但恐前言以戒之詩云不解于位民之  
攸暨無倦之謂也夫士君子從政少事則勤多事則惰  
於其初也猶或勉及其久也鮮能無倦故夫子答子  
張亦曰居之無倦由是觀之政其可知也嗚呼倦二  
字其為政者護身之符歟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漢丙吉曰宰相不親小事先有司  
也赦小過所謂愛人也否則人苟逸罪而不盡其心舉  
賢才所謂知人也舉直也仲弓為季氏宰如夫子所告  
雖治天下亦不過此舉爾所知則不啻人薦人人將自薦  
其已人也何須郭隗曰請自隗始得夫子之旨者也



大正此之國國家也。我東方五百年來，國家大名不  
正，海內夢莫辨西東，人心美不，知所嚮，即有王者  
興於其間，亦將如禮樂何？是故民為禽獸之行，終身不  
悟者，滔皆是，豈惟民哉？士大夫亦然，此無他，無禮樂  
故也。嗟夫，名之不正，其害乃爾大哉！名乎？使孔子生于  
我東方，則此寧不在其所先耶？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合前章其身正，而行  
俱可以釋前篇政者正也之章，乃正解也。為政者所當知也。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調和也，合異曰和，同則同  
類相合而已，譬之味，吾為飲食者，必合衆味為一，而得其

廉

和，君子之道也。若夫甘合其以苦合，苦則謂之同，非五  
味之和也。小人之道也。聖人作樂，見此意也。夫樂有八音，  
有五聲，有十二律，及其合而奏之也，諧和如一，無相奪倫，斯  
之謂和。若夫宮與商合，商與商合，無復合異，則不成樂  
矣。無和故也。世俗之樂，乃有爾者焉。故此章之義，必學  
然後和之，無明此章之義，然後達聖人作樂之本旨矣。  
邦無道，危行言孫，夫言行君子之樞機，然行德之庸，隅  
不可為邦，無道而無恐厲也。口為禍門，多言屢窮，於治  
世，危在所戒，况於邦無道乎？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此語也。



君子 若人尚德哉若人君子者有德之稱才德之  
華之子豈不欲才哉特惡其以之如德耳故有德  
而無才不失為其君子有才而無德不免其為小人  
故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已况無周公之才之美乎苟不德而才亦不可以自治  
外不可以治人祇足以取禍而已是盆成括所以死也  
豈惟一盆成括哉上下數千載以才自戕者不可勝記也  
不慎于是故君子尚德不尚才孔子以此美南宮括有旨  
哉

子路向成人孔子言 如藏武仲不欲如公綽南宮括下在

子藝如冉求四者皆 所謂國家之器用若修飾之以禮  
樂則皆可以成人矣夫禮樂德之則也古之所謂道也  
禮樂之謂也故人雖有不苟修飾之不以禮樂譬猶為  
方圓平直而不以規矩準繩雖成則偶然而已也蓋是  
失維矣顧不殆哉是故君子養人之才成人之德禮樂焉  
資周官樂正崇四術三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先王之道乃爾此何以不言詩書詩書義之府也四教實  
樂正所掌孔子專言成德故但言禮樂而詩書在其中  
也此觀之孔子之教可知矣程子謂台四人之能成之  
以禮樂朱子亦謂美四子之長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



皆曰孔子他日答季康子言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皆  
可以正矣未始兼三子之長此章語意與彼何異夫人各  
有能有不能差必一人兼衆能乃謂之才則天下幾人此之  
謂求備於一人大非君子用人之道也程子云語成人之名  
非聖人孰能之朱子又謂亦之為言非其至者此亦主張其  
所謂學而為聖人之說而言也愚竊謂亦多端之辭夫子  
說兩般成人兩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者成人不同於成人  
之不同如其面矣才固多品德亦不一故君子教人即其  
才養之以首心焉是足以為士則通謂之成人何必問故曰  
亦也若必極人倫之上然後謂之成人則義農以下近乎

成

孔子歷可誌何煩下路問哉胡氏謂今之聖人以下形  
上路之言此一誠古人泥曰字也古人之文一章有兩曰字  
者不少尚書以下考之可見必別人之言則失其義矣  
子路子貢皆不滿管仲管疑於孔子孔子不辨二所疑  
獨稱管仲之功德一則曰如其仁如其仁一則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孔子之稱管仲可謂盛矣然他日乃  
曰管仲之器小哉如譏之而實惜之惜之愛之也合而觀  
之夫子微意所在蓋可知矣程子以義不義論之朱子  
以一罪議之皆所謂不知言者也  
子絨簡公朱註引胡氏曰春秋之法絨君也賊人



仲尼此意先發後聞可也甚哉宗儒之文  
深淵也孔子所為而且議之其餘諸賢何所不議孔  
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  
人之言若胡者可謂無畏矣

沒世與終身不同終身謂至死也沒世謂沒後也大學沒  
世不忘論語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若作終身則不可今  
人多以沒世為終身之義誤也

羣而不黨即和不同之意

此章將代幣  
身語  
所記唯此章為最詳此乃孔子議  
論之文也典實可

如有用我者吾其以東罔采此乃夫子一大事因緣未  
嘗妄發今為一路不得已而發之於斯時夫子亦不得  
而不盡言是知其亟稱管仲之功而小且器寧得無意  
乎

聖人之道在禮樂教亦在禮樂而不在言語循天之不言  
而四時行焉百物成焉故孔子欲無言自子思孟子而下  
以言語明道立教禮樂幾於廢矣其流為後世議論卒  
啓宋儒理學之路言路之弊於道如斯夫孔子之言其  
所發也與

大則無如之何本即杯放尚所禮之本是也洒掃應



此。心禮之末節而必有本焉。本之者即究其本也。朱子為正心誠意之事者非是。

喪易於盡禮。致哀。喪之有禮所以助哀也。禮至哀亦至。故喪不可以無禮。然貴賤有分。貧富異力。故惟得之為有財者可以盡禮。否則禮不可盡矣。若哀則在己。致之與不至無關於禮。君子執喪而致乎哀。雖上於斯不可。亦平子游之言。可謂知本矣。朱子以為過於高遠。何也。嗟乎。宗儒果賢於孔門諸子與。吾未信也。後章曾子之言亦可以徵之。

曾子誦夫子稱孟子子之說。所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

也。益見尹氏游氏之論聖傳言者也。

大學云明明德。上明治字昭義。下明已然之明。易云自昭明德。與此義同。凡古人言明德皆謂君上之德。未有稱詩無位者也。然自經傳至諸子百家指君德之已也。而有而言則曰必明德不曰昭德。若言其明德則或用明字或用昭字。此兩字其義無異。所謂明德者言居上昭明為君之德。如日月在天而使下民仰之也。易云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此其義也。宗儒以為學者之工夫。大失古。下文所云欲明明德於天下。豈學者之事哉。自古人言明德或云昭德皆以功效而言。未有以工夫而



言也。李斯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絕  
細，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劫衆庶，故能明其德。此正以功  
效而言者也。是雖凶人，而是時古言未變，古義未亡。且其  
學出於荀卿，必有所受矣。故其言亦足以為據也。宋儒  
不知古言不通古義，乃欲使天下之人去氣稟之拘，除人  
欲之弊，以復本然之明。是浮屠之教於吾聖人之道，冰炭  
不啻也。

大學引秦誓曰：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又曰：以  
不能保我子孫，而民亦曰殆哉。讀者相承以子孫為句絕，蔡  
清蒙引謂宜讀至子孫為句，於民字帶下讀，此說是也。但

蔡亦以唐本尚書句讀不明，章句亦無明解為疑。余按王  
元論衡刺孟節引尚書曰：黎民亦識有利哉。西知漢儒斷  
黎民以下為一句讀之，此可以為明證矣。今詳文理，如蔡  
讀則子孫曰保黎民曰利曰殆，各有所當。若以黎民屬上，  
則兩亦字為虛語，且後一句皆為蛇足。大減清采，古文不  
宜如此。故余斷從蔡讀為足。

彼為善之為猶謂也。言彼務財用之小人自謂善之，然使其  
為國家則蓄寶，並至也。其義亦通。未必有例誤。古文宜然。  
全心上語善上脫下字，則彼為不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十  
五句法甚拙。古文決不如此。且長國家而務財用已是



小、夫何又云彼間居為不善之小人乎哉。金說不可從也。  
伊原左倡古學，但信論孟二書，不取六經。至曰古文尚書  
後人偽造，易十翼非仲尼之作，禮漢儒所輯不足信也。孟  
子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原佐之論本於此也。夫孟子憂  
世之讀書者，拘泥文詞，不達事情，故不得已而發其言。  
所謂治病之藥石也。原佐乃因是言遂致疑於六經，六經  
且猶為疑，況其他乎。是原佐坐盡信孟子，譬如馬服峻藥  
反傷其毒，豈不惑乎。故余嘗翻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  
書，原佐之謂也。或曰：孟子好持論，人信其言無所尚，吾子以  
為不得已而發何也。曰：然。孔子不曰乎信而好古，孟子反是。

故知其不得已而言，此以警學者耳。

晉陶淵明歸去來辭，北齊孔德璋北山移文，唐韓退之原  
道，宋魏子瞻赤壁賦，張子厚訂題此五篇者，雖非古文之  
至者，要當獨步宇宙。蓋淵明歸去來學楚辭，而菲楚辭，自  
出機杼，以述其蕭散之懷，行辭之間，絕無哀傷慘怛之音，特  
有優游自得之意，故讀之令人有薄世味甘澹泊之心。此其  
所以為勝也。德璋北山移文，以對偶行達意，繁縟而不冗，綺  
靡而不靡，言長而不厭，理直而不惡，此其所以為美也。昌黎  
原道，曰仁義辨道德，排老佛，宗周孔，自孟子而後立言者，  
皆以衛吾道者，是篇實為首稱，不特其文之為可觀，此其



所為貴也。東坡赤壁以韻語行議論，命意高邁，造語清新，與奇超凡，情景兩盡，故讀之令人有乘風之思。雖其體非辭賦本調，亦自奇特。此其所以為奇也。橫渠訂頑為文頗奇古，立言殆造道其才其識，俱非伊洛諸子所及也。雖則性理家之言，實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所謂一變至於道者，其斯人與此。其所以名家

橫渠題書室兩牖，東曰砥愚，西曰訂頑。伊川以為起爭端，今改東西銘，殊不知銘有銘體。砥愚訂頑，何得謂之銘哉。伊川不解文章故也。

砥愚文不如訂頑之奇古也。

金滕云：二公及王，乃洵諸史與百執事。蔡傳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王疾之人也。余謂此說誤也。諸之也，史即前史，乃冊祝之史。蔡氏以為太史者疑也。此外不應更有諸史。蔡謂諸子為衆義，故也。左氏云：惠王洵諸內史過，古書用洵諸字者不一而足也。

君子者大人之嘉号也。古人言君子小人，皆以大小而言。用心於大處者為君子，用心於小處者為小人。後世既謂小人為惡人，非也。小人非必惡人。孔子稱樊遲為小人，乃其證也。亦儒說君子而分盛德在位亦非也。君子豈有兩般



乎在位而無其德不得謂之君子雖不在而有大人  
之德則謂之君子君子豈有兩般乎

聖人不言死生老壯累於死生蓋智者遇之之病也

平信長似羸政豐秀吉似項籍要之俱所謂武人為于  
大君也

子路好勇孔子亟折之齊王好勇孟子曰王請無好小勇  
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  
王請大之遂引文武之大勇以語之由是觀之君子之不  
尚勇也明矣然孔子嘗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  
其由與及子路之死也曰噫天禮予又曰自吾有由而惡

言不入於耳則夫子之有取於子路也其意微矣余嘗謂  
葡相如之完璧而非以勇飛澠池之會微相如則秦王不  
必擊缶平原君之如楚定從微毛遂則楚王未必受盟鴻  
門之會微樊噲則當日事未可知由是觀之勇豈可舍與  
如三子之事即匹夫之勇亦何所嫌哉勇士之為勇於斯  
為大以為天下之達德者非孔子之言子行大事者不可不  
知也漢祖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有旨夫

孟子道性善荀卿言性惡楊子雲以人性善惡混韓退之  
以性有三品孔子之言性則不可得而偏已余意古今言性  
唯退之為其庶乎嘗試論之人性本有萬品而大分有三一



曰善類、孟子所云是已、二曰惡類、管子所嘗是已、三曰其  
志不甚、可教之之善者、揚子所云是已、然善類實又萬品、  
聖人有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就養之以成德、其大綱有六、周  
禮大司徒所實興六德是已、何謂六德、曰知仁聖義忠和、細  
分其目、則有仁者有知者有義者有勇者有孝者有弟者  
有忠者有信者有廉者有直者有恭者有儉者有清者有  
和者有任者有謹者有介者有敦篤者沉實者俊逸者剛  
毅者謹慎者警敏者聰慧者果斷者明睿者文雅者質素  
者豪傑者個儻者易簡者周密者機辯者多才者多藝者  
特操者守節者、不可具陳、惡類亦如之、古今誠有教訓不

可移者、故仲尼曰唯上知與不移、若以人性皆善、則舜何  
惡、曰凶、仲尼何誅、少正卯、若以人性皆惡、則十室之邑、何有  
忠信焉、唯多一等中庸之人、與善人居則化善、與不善人居  
則化不善、若然者、可教之之善、是故先王之政教為貴、余謂  
韓子之言性也、其庶乎、此其說也、

西施毛嫵不必同面、而釣是美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必  
同必、而釣是聖人、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非惟常人為  
然也、雖聖人亦宜然、而必有所同者、如所謂聰明睿知克明  
德仁覆天下是已、如其平居所安、便乃小好惡、何必同、如孔  
子不撤薑食、其所嗜也、此雖小事、可以見其不異於人也、



孟子曰堯與人同耳此之謂也故子產之言千古之名言也  
崔子乃謂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豈不謬哉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  
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  
如寇讐此唯可以語為人君者而不可以語為人臣者則非  
通論也他日對公孫丑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  
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孟子亦嘗以君子自處今  
所告齊王者謂之君子之言可乎向使其子弟之愚而信君  
子者聞此言寧不貽其害哉故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  
言為以不知言不可慎也孔子對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

君以忠至哉言也此謂通論此謂君子之言比之孟子之言  
奚翅霄壤

孟子於齊宣王不非其好勇好貨好色而因贊之以進其  
說蓋選與之言取其易入而已宣王若讀而讀之尚亦有  
益哉其於梁惠王進見之日首折其向彼其所望于賢者  
專在利其國孟子所告乃經生之談非時之急務如之何  
見聽宜其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惟當斯時即使孟子姑  
選言以道之惠王亦未必說統之要之人非其人時非其時  
也況孟子雖懷道術然而衣羈旅非有被堅執銳之勤排  
難解紛之効而徒以口舌求售以經生而欲與說客爭功



其終不遇不亦宜乎



